

明 史

●卷二百六十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

○杨鹤（从弟鶚） 陈奇瑜（元默） 熊文灿（洪云蒸） 练国事 丁启睿（从父魁楚） 郑崇俭（方孔召 杨一鹏） 邵捷春 余应桂 高斗枢张任学

杨鹤，字修龄，武陵人。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授雒南知县，调长安。

四十年擢御史，上疏请东宫讲学。且言：“顷者，爱女被躏于宫奴，馆甥受捃于朝市，叩阍不闻，上书不达，壅蔽极矣。”时寿宁主婿冉兴让为掌家宫人梁盈女、内官彭进朝等殴辱，公主三奏不达，兴让挂冠长安门去，故鹤言及之。

寻出督两淮盐法，巡按贵州。贵州接壤乌撒，去川南叙州千里，节制难。土官安云龙死，其族人与沾益安效良争印，构兵三十年，后竟为效良所据，其父绍庆又据沾益州，皆川、云、贵咽喉地。鹤请割乌撒隶贵州，地近节制便，可弭后患，朝议不决。未几，效良为乱，如其言。贵州土官以百数，水西安氏最大，而土地、户口、贡赋之属，无籍可稽。鹤乃檄宣慰安位尽著之籍

，并首领目把主名、承袭源委，悉列上有司。自是簿牒始明，奸弊易核。事竣，不候命径归。久之，还朝。

杨镐四路师败，鹤荐熊廷弼、张鹤鸣、李长庚、薛国用、袁应泰，言：“辽事之失，不料彼己，丧师辱国，误在经略；不谙机宜，马上催战，误在辅臣；调度不闻，束手无策，误在枢部。至尊优柔不断，又至尊自误。”当事恶其直，将假他事逐之，乃引疾去。丁外艰。天启初，起太仆少卿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。未任，丁内艰，而广宁又败。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，除鹤名。

崇祯元年，召拜左佥都御史，进左副都御史。鹤上言：“图治之要，在培元气。自大兵大役，加派频仍，公私交罄，小民之元气伤；自辽左、黔、蜀丧师失律，暴骨成丘，封疆之元气伤；自搢绅构党，彼此相倾，逆奄乘之，诛锄善类，士大夫之元气伤。譬如重病初起，百脉未调，风邪易入，道在培养。”时以为名言。

先是，辽左用兵，逃军惮不敢归伍，相聚剽虏。

至是，关中频岁昆，有司不恤下。白水王二者，鸠众，墨其面，闯入澄城，杀知县张耀采。由是府谷王嘉允、汉南王大梁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，三边饥军应之，流氛之始也。当是时，承平久，卒被兵，人无固志。大吏恶闻贼，曰：“此饥氓，徐自定耳。”明年，总督武之望死。久之，廷臣莫肯往者，群推鹤。帝召见鹤，问方略。对曰：“清慎自持，抚恤将卒而已。”遂拜鹤兵部右侍郎，代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至则大梁、大旺、王二已前诛灭，而继起者益众。鹤素有清望，然不知兵。其冬，京师戒严，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固原、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。延绥兵中道逃归，甘肃兵亦哗，惧诛，并合于贼，贼益张。

三年正月，王左挂等攻宜川，为知县成材所却，转攻韩城。军中无帅，鹤命参政洪承畴御之。俘斩三百余人，围解，贼走清涧。鹤连疏请诸将还镇，不果，起故将杜文焕任之。二月，延安知府张辇、都司艾穆蹙贼延川，降其魁王子顺、张述圣、姬三儿。别贼王嘉允掠延安、庆阳，鹤匿不奏，而给降贼王虎、小红狼、一

丈青、掠地虎、混江龙等免死牒，安置延绥、河曲间。贼淫掠如故，有司不敢问。寇患成于此矣。

七月，嘉允陷黄甫、清水、木瓜，遂陷府谷，文焕击走之，贼流入山西。已抚王左挂以白汝学攻绥德州，谋内应。事觉，巡按李应期与承畴计诛左挂等绥德，五十七人皆死。十二月，贼神一元攻陷新安、宁塞、柳树涧等堡。宁塞，文焕所居，宗人多死。

明年正月，贼弃宁塞，陷保安。一元死，第一魁围庆阳，陷合水，鹤闻，移驻宁州。一魁求抚，送还合水知县蒋应昌，别贼拓先龄、金翅鹏、过天星、田近庵、独头虎、上天龙等亦先后降。鹤设御座于城楼，贼跪拜呼万岁。鹤宣圣谕，令设誓，或归伍，或归农，贼佯应之，则立赦其罪，群盗自是视总督如儿戏矣。鹤又以一魁最强，致其婿帐中，同卧起，而一魁果至。数以十罪，则稽首谢。即宣诏赦之，畀以官，处其众四千余人于宁塞，使守备吴弘器护焉。文焕闻之，叹曰：“宁塞之役，贼畏我而逃。今者贼伪降，杨公信之，借名城为盗资。我宗人，可与贼逼处此土乎！”遂以

其族行。

五月，鹤移驻耀州。贼攻破金锁关，杀都司王廉。七月，别贼李老柴、独行狼攻陷中部，田近庵以六百人守马栏山应之。而降渠一魁之党茹成名者，尤桀骜，鹤令一魁诱杀之于耀州，其党猜惧，挟一魁以叛。御史谢三宾言：“鹤谓庆阳抚局既毕，贼散遣俱尽。中部之贼，宁自天降？”疏下巡按御史吴甡核奏，甡奏鹤主抚误国。帝怒，逮鹤下狱，戍袁州。

七年秋，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，疏辞，言：“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，臣何心复居此职。”帝优诏答之，而不赦鹤罪。八年冬，鹤卒于戍所，嗣昌请恤。帝复鹤官，而不予恤。鹤初以尤世禄宁夏大捷功，进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世荫锦衣千户。十年，叙贺虎臣宁夏破贼功，追加太子少傅。十三年，又以甘肃叙功，任一子官。

从弟鄂，崇祯四年进士。官御史，有才名，擢顺天巡抚。京师陷，南归，福王以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川、湖军务。

陈奇瑜，字玉铉，保德州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除洛阳知县。天启二年，擢礼科给事中。杨涟劾魏忠贤，奇瑜亦抗疏力诋。六年春，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为陕西副使，迁右参政，分守南阳。

崇祯改元，加按察使职，寻历陕西左右布政使。五年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张福臻巡抚延绥。时大盗神一魁、不沾泥等已殁，而余党犹众。岁大凶，民多从贼。明年五月，奇瑜上疏，极言鄜、延达镇城千余里饥荒盗贼状，诏免延安、庆阳田租。奇瑜乃遣副将卢文善讨斩截山虎、柳盗跖、金翅鹏等。寻遣游击常怀德斩薛仁贵，参政戴君恩斩一条龙、金刚钻、开山鹞、黑煞神、人中虎、五阎王、马上飞，都司贺思贤斩王登槐，巡检罗圣楚斩马红狼、满天飞，参政张伯鲸斩满鹅，擒黄参耀、隔沟飞，守备阎士衡斩张聪、樊登科、樊计荣、一块铁、青背狼、穿山甲、老将军、二将军、满天星、上山虎，把总白士祥斩扫地虎，守备郭金城斩扒地虎、括天飞，守备郭太斩跳山虎、新来将、就地滚、小黄莺、房日兔，游击罗世勋斩贾总管、逼上天、小红旗，他将

斩草上飞、一只虎、一翅飞、云里手、四天王、薛红旗、独尾狼，诸渠魁略尽。奇瑜乃上疏曰：“流寇作难，始于岁饥，而成于元凶之煽诱，致两郡三路皆盗藪。今未顿一兵，未绝一弦，擒斩头目百七十七人，及其党千有奇。头目既除，余党自散，向之斩木揭竿者，今且荷锄负耒矣。”帝嘉之，令录有功将士以闻。

延绥群贼多解，独钻天哨、开山斧据永宁关。永宁在镇城东，前阻山，下临黄河，数年不下。奇瑜谓是不可以力取，乃阴简锐士，阳言总制檄发兵，令贺人龙将之而西，身为后劲，直抵延川。俄策马东，曰：“视吾马首所向。”潜师疾走入山，贼不虞大兵至，惊溃。焚其巢，斩首千六百有奇，二贼俱馘。分兵击斩金翅鹏、一座城，获首五百五十。延水群盗尽平，奇瑜威名著关陕。于是群盗尽萃于山西，流突河北、畿南。冬冰坚，从渑池渡，躡河南、湖广，窥四川。

明年，廷议诸镇抚事权不一，宜设大臣统之，多推荐洪承畴。以承畴方督三边，不可易，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

川军务，专办流贼。奇瑜檄诸将会兵陕州。先是，老回回、过天星、满天星、闯塌天、混世王五大营自楚入蜀，陷夔州。阻险，复走还楚，分为三：一犯均州，往河南；一犯郧阳，往淅川；一犯金漆坪，渡河犯商南。奇瑜乃驰至均州，檄四巡抚会讨。陕西练国事驻商南，遏其西北；郧阳卢象升驻房、竹，遏其西；河南元默驻卢氏，遏其东北；湖广唐晖驻南漳，遏其东南。奇瑜乃偕象升督将士由竹溪至平利之乌林关，十余战，斩贼千七百余级。越七日，大破之乜家沟，斩千八百余级，总兵邓玘功为多。已，设伏蚋溪，连战，斩三百余级。至狮子山，斩七百二十余级。别将杨化麟、杨世恩、周任凤、杨正芳等分道击杀贼，擒其魁闯王、翻山虎等。

奇瑜上言：“楚中屡捷，一时大盗几尽，其窜伏深山者，臣督乡兵为向导，无穴不搜，楚中渐有宁宇。”帝嘉劳之。乃督副将刘迁等搜竹溪、平利贼，追至五狼河，擒其魁十二人。遣参将贺人龙等追八昼夜至紫阳，贼死者万余人。

先是，贼入蜀，复自蜀入秦，由阳平关奔巩昌，承畴御之秦州。贼遂越两当，袭破凤县，分为二：一向汉中，取间道犯城固、洋县；一由凤县奔宝鸡、汧阳。于是贼在平利、洵阳间者数万，自四川入西乡者二三万。犯城固、洋县者，又东下石泉、汉阴，会汉、兴，窥商、雒。当是时，奇瑜以湖广贼尽，鼓行而西，谓贼不足平也。乃遣游击唐通防汉中，以护藩封；遣参将贺人龙、刘迁、夏镐扼略阳、沔县，防贼西遁；遣副将杨正芳、余世任扼褒城，防贼北遁；自督副将杨化麟、柳国镇等驻洋县，防贼东遁；又檄练国事、卢象升、元默各守要害，截贼奔逸。

贼见官军四集，大惧，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，诸渠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咸在焉。峡四山巉立，中亘四十里，易入难出。贼误入其中，山上居民下石击，或投以炬火，山口累石塞，路绝，无所得食，困甚。又大雨二旬，弓矢尽脱，马乏刍，死者过半。当是时，官军蹙之，可尽歼，自成等见势绌，用其党顾君恩谋以重宝贿奇瑜左右及诸将帅，伪请降。奇瑜无大计，遽许之

，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，悉劳遣归农。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，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，诸将无邀挠抚事。诸贼未大创，降非实也，既出栈道，遂不受约束，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，攻掠诸州县，关中大震。

奇瑜悔失计，乃委罪他人以自解。贼初叛，猝至凤翔，诱开城，守城知其诈，给以缒城上，杀其先登者三十六人，余噪而去。其犯宝鸡，亦为知县李嘉彦所挫。奇瑜遂劾嘉彦及凤翔乡官孙鹏等挠抚局，抚按官亦异心。帝怒，切责抚按，逮嘉彦、鹏及士民五十余人。奇瑜又请敕陕西、郧阳、湖广、河南、山西五巡抚各守要害，有失则治诸臣罪，冀以分己过。又委罪巡抚练国事，国事亦被逮。给事中顾国宝劾奇瑜误封疆，诏解任候勘。御史傅永淳复劾奇瑜解陇州围报首功不实，诏除名，锦衣官逮讯。九年六月谪戍边。

初，奇瑜官南阳，唐王杀其世子，欲并废世子子聿键。赖奇瑜力，聿键得为世孙。后聿键自立于闽，召奇瑜为东阁大学士。道远，未闻命，卒于家。

元默，字中象，静海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除

怀庆推官，擢吏科给事中。魏忠贤焰方炽，以乡里欲招致之，默谢不可。言路承忠贤意，劾罢归。

崇祯初，复官，历迁太常卿。六年春，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。流贼由均州犯河内，默率左良玉、汤九州、李卑、邓玘兵待境上；复率九州乘雪夜薄吴城贼营，大破之。嵩、雒以北名城数十，贼避勿敢攻。奇瑜既失李自成于车箱峡，默自汝州移驻卢氏，檄良玉、九州各陈兵守要害，得稍宁者数月。当是时，贼势张，良玉等承督师檄，守备尚固。默率诸将斩获多，贼多趋秦、楚境。已，分为三，自颍州犯凤阳皇陵，中州所在告急。八年夏，默被逮去。久之，得释归，八年卒。

熊文灿，贵州永宁卫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授贵州推官，迁礼部主事，历郎中。出封琉球还，擢山东左参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山东右布政使。忧归，自是徙家蕲水。

崇祯元年，起福建左布政使。三月，就拜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其地。海上故多剧盗，袁进、李忠既降，杨六、杨七及郑芝龙继起。总兵官俞咨皋招六、七降，芝

龙猖獗如故。然芝龙常败都司洪先春，释不追；获一游击，不杀；咨皋战败，纵之走。当事知其可抚，遣使谕降之。文灿至，善遇芝龙，使为己用。其党李魁奇再降，再叛去，芝龙击擒之。海警渐息，而钟斌又起。斌初亦就抚，后复叛，寇福州。文灿诱斌往泉州，令芝龙击败之。既而蹙之大洋，斌投海死。闽中屡平巨寇，皆芝龙力，文灿亦叙功增秩焉。

五年二月，擢文灿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，兼巡抚广东。先是，海寇钟灵秀既降复叛，为芝龙所擒，其党溃入长汀，转掠江西属邑，文灿檄芝龙屡败贼。而福建有红夷之患，海盗刘香乘之，连犯闽、广沿海邑，帝以责文灿。文灿不能讨，乃议招抚，贼佯许之。参政洪云蒸，长沙人，初官广西参政，尝搜灵秀余党，斩三十余级，尽毁其巢。文灿乃令云蒸与副使康承祖，参将夏之本、张一杰入贼舟宣谕，俱被执。文灿惧罪，奏诸臣信贼自陷。给事中朱国栋劾之，诏贬秩，戴罪自效。八年，芝龙合广东兵击香于田尾远洋。香胁云蒸止兵，云蒸大呼曰：“我矢死报国，

急击勿失！”遂遇害。香势蹙，自焚溺死，承祖等脱还。贼党千余人诣浙江归款，海盗尽平。

文灿官闽、广久，积赀无算，厚以珍宝结中外权要，谋久镇岭南。会帝疑刘香未死，且不识文灿为人，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，往覘之。既至，文灿盛有所赠遗，留饮十日。中使喜，语及中原寇乱，文灿方中酒，击案骂曰：“诸臣误国耳。若文灿往，讵令鼠辈至是哉！”中使起立曰：“吾非往广西采办也，衔上命覘公。公信有当世才，非公不足办此贼。”文灿出不意，悔失言，随言有五难四不可。中使曰：“吾见上自请之，若上无所吝，即公不得辞矣。”文灿辞穷，应曰“诺”。中使还朝，果言之帝。初，文灿徙蕲水，与邑人姚明恭为姻昵，明恭官詹事，又与杨嗣昌善。嗣昌握兵柄，承帝眷，以帝急平贼，冀得一人自助，明恭因荐文灿，且曰：“此有内援可引也。”嗣昌喜，遂荐之。

十年四月，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代王家祯总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。文灿拜命，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，而大募粤

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，弓刀甲冑甚整。次庐山，谒所善僧空隐。僧迎谓曰：“公误矣。”文灿屏人问故，僧曰：“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诸将有可属大事、当一面、不烦指挥而定者乎？”曰：“未知何如也。”曰：“二者既不能当贼，上特以名使公，厚责望，一不效，诛矣。”文灿却立良久，曰：“抚之何如？”僧曰：“吾料公必抚。然流寇非海寇比，公其慎之。”文灿去，抵安庆，帝所遣中官刘元斌、卢九德监勇卫营军者亦至。良玉宿将桀骜，不受文吏节制，会其下与粤军不和，大诟。文灿不得已，遣还南兵，然良玉军实不为用。嗣昌言于帝，乃以边将冯举、苗有才兵五千人隶焉。有才败于真阳，而京营将黄得功连破贼兵，威甚振。

当是时，嗣昌建“四正六隅”之策，增兵饷大半，期灭贼，贼颇惧。及文灿至，京军屡捷，益惧。文灿顾决计招降。初抵安庆，即遣人招张献忠、刘国能，二人听命。乃益刊招降檄，布通都。又请尽迁民与粟闭城中，贼无所掠，当自退。帝怒，谯让文灿。嗣昌亦心

非之，既已任之，则曲为文灿解。因其请，畀以畿辅、山西兵各三千。明年，国能果降，而献忠袭据谷城。会得功又大破贼舞阳，马士秀、杜应金夜半降信阳城下。献忠为左良玉所创，几被擒，其下饥困多散去。献忠穷蹙，亦因陈洪范以降。于是嗣昌议功罪，绌洪承畴、曹变蛟等，而称文灿功焉。

已而京军解遂平围，斩获三千有奇。时文灿在裕州，马进忠、罗汝才十三家贼聚南阳，文灿下令，杀贼者偿死。贼不肯从，则赍金帛酒牢犒之，名曰“求贼”。帝诘得状，曰：“文灿大言无实。”文灿恐。孙传庭出关击贼，文灿不救，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枢矣。九月，文灿次襄阳，贼分踞郢、襄诸险。诸将请战，文灿议分兵。卢九德曰：“兵分则力弱，一失利，全军摇矣。莫若厚集其力而合击之。”众曰：“善。”乃以佥事张大经监大将左良玉、陈洪范军，以通判孔贞会监副将龙在田军，战于双沟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余级。罗汝才、惠登相率九营走均州，李万庆率三营走光、固。

十一月，京师戒严，召洪承畴、孙传庭入卫。汝才

等以为讨己也，惧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，求抚于文灿，许之。处汝才及一丈青、小秦王、一条龙四营于郧县，处登相及王国宁、常德安、杨友贤、王光恩五营于均州。上言：“臣于李万庆、贺一龙、马光玉及顺天王主剿，他皆主抚。请赦汝才等罪，授之官。”可之。时京军、良玉军皆以入卫行，马士秀、杜应金遂叛于许州。初，士秀等降，良玉以其众处许之郊外。许，大州也，良玉诸将寄孥与贿焉。良玉久征不归，士秀、应金在文灿军中，伪请急，假良玉军号入城。夜半，兵从府第出，烧城南楼，劫库，杀官吏，挈其赀投万庆。万庆者，贼魁射塌天也。

十二年三月，良玉还，破降马进忠，使刘国能击降万庆，士秀、应金亦再降。顺天王已前死，其党顺义王为其下所杀。文灿遂上言：“臣兵威震慑，降者接踵。十三家之贼，惟革、左及马光玉三部尚稽天诛，可岁月平也。”帝优诏报之。

初，张献忠之降也，拥兵万人踞谷城，索十万人饷，文灿及中外要人曰与之。为请官、请地、请关防矣，
